



馆藏国宝

铜奔马：东汉青铜艺术的瑰宝

1969年10月，在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一次偶然发掘中，一件举世瞩目的文物——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横空出世。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汉代青铜艺术研究的空白，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

1969年9月22日，甘肃省武威市新县大队十三生产队的社员在雷台下面挖防空洞时，意外发现了这座古墓葬。在古墓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铜车、铜马、铜人和其它多种铜制品，其中就包括铜奔马。然而，这批珍贵的文物并未立即得到应有的保护，而是在生产队会计的清点、记录后，被暂时存放在生产队的库房中。直到时任武威市文物干部的党寿山和政法干部张有的再三努力下，这批文物才被运送到武威当地的文物单位进行保管。此后，甘肃省博物馆对雷台古墓葬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和清理，但遗憾的是，很多文物信息已经丢失，铜奔马的身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

铜奔马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雷台汉墓，据出土的马俑胸前铭文记载，雷台汉墓建于东汉晚期（约186年—219年），是



“守张掖长张君”之墓。雷台位于甘肃武威城区北关中路，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雷台为前凉国王张茂所筑灵台，是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始筑的。铜奔马的出土，不仅揭示了东汉时期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也

反映了汉代社会盛行车马兵器随葬的习俗，以及马在汉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矫健精美，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奔马三足腾空，一足

超掠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的出土，引起了考古、文物、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一致认为，铜奔马是汉代青铜铸造艺术的巅峰之作，是千年来中华民族自由奔放、无往不前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铜奔马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青铜铸造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的生活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同时，铜奔马所展现的力学平衡原理，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科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铜奔马还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国旅游业的象征，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铜奔马真品于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在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展出，其余时间在库房维护保养。这件国宝级文物，正以它独有的方式，继续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本报综合）

文物故事

岳阳楼记背后的秘密：

范仲淹与甘肃泾川的不解之缘

□ 本报记者 罗敬宇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竟然和甘肃泾川有关？这篇文章不仅让范仲淹火遍古今，连岳阳楼也跟着沾光，成了江南的网红打卡地。

《岳阳楼记》一开头，范仲淹就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那时候，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当太守，过了一年，他把政务搞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决定重修岳阳楼，还在楼上刻了好多唐诗宋词，然后找范仲淹来写一篇文章记录一下。

大家可能会好奇，滕子京和范仲淹咋就这么铁呢？为啥滕子京偏偏要找范仲淹来写呢？其实啊，他们俩不仅是同年进士，还是超级好朋友！而且啊，这《岳阳楼记》的背后，还藏着一段跟甘肃泾川有关的秘密呢！

在泾川的王母山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滕子京游王母宫题记》。这块石碑告诉我们滕子京当年在泾州（甘肃泾川）当太守时的一些事儿。那时候啊，西夏国李元昊老是骚扰北宋边境，范仲淹就推荐滕子京去泾州帮忙守边陲。

有一次，西夏军打过来，滕子京和范仲淹一起，带着士兵和百姓，硬是把敌人给打退了！不过啊，打完仗后，滕子京因为给士兵发福利，被人告发说滥用公款，结果就被贬到巴陵郡（湖南岳阳）去了。

滕子京到巴陵郡后，一点也没抱怨，反而埋头苦干，把巴陵郡治理得井井有条。然后啊，他就琢磨着把岳阳楼给重修一下。可是钱呢？滕子京可不敢再向官府伸手了，于是他想了个妙招：让欠债的人把钱捐给修楼，这样既能要回债，又能修楼，一举两得！

岳阳楼修好后，滕子京可激动了，可能是觉得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吧，一个人在那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滕子京就想到了范仲淹，想让这位老朋友给岳阳楼写篇文章。范仲淹虽然没去过巴陵郡，但滕子京给他寄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一看图，再一听滕子京的故事，心里那个激动啊！于是他就大笔一挥，写下了那篇传世的《岳阳楼记》。

这篇文章啊，简直就是范仲淹的脑洞大开之作！他不但夸了滕子京的政绩，还借题发挥，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厚意。文章里那些优美的词句、深刻的哲理，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所以啊，你看，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能让你火起来，还能让一座楼、一个地方也跟着沾光。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啊！咱们可得好好珍惜这些文化遗产，让它们一直传下去！

国保单位



敦煌莫高窟：千年信仰与艺术的光辉篇章

在那遥远的西北边陲，有一片被岁月轻抚却又历久弥新的圣地，它以黄沙为幕，以石窟为笔，绘就了一幅跨越千年的壮丽史诗——敦煌莫高窟。这座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莫高窟，一个名字便足以勾起无数遐想与向往的地方，俗称千佛洞，它静静地躺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仿佛是大自然特意在这片土地雕琢的一幅绝美画卷。前临碧波荡漾的岩泉，背倚巍峨挺拔的三危山，南北绵延1680米，如同一条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过2000多个春秋。在这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上，735个洞窟错落有致地镶嵌在15至30米高的断崖之上，它们或隐置于峭壁之巅，或显露于崖壁之侧，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是古人智慧与信仰的结晶，静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走进莫高窟，就如同穿越了一道时空之门，每一座洞窟都是一扇通往古代文明的窗口。南区，这片礼佛活

动的圣地，见证了北凉至元各个朝代的交融与艺术繁荣。492个洞窟内，2400多尊彩塑栩栩如生，它们或庄严肃穆，或慈悲温柔，以圆塑、浮塑、影塑等形式，将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每一尊彩塑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虔诚，仿佛能听见那远古的诵经声在耳边回响。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更是色彩斑斓，内容丰富，从佛教故事到经变画，再到神怪画、供养人画像及装饰图案，它们不仅展示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从多个维度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貌，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视觉资料，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上最长的画廊”。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学术界的滔天巨浪。这个小小的洞窟内，竟藏有公元4至14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5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经典，但也有经

史子集、官私文书等珍贵史料，涵盖了汉文、藏文、梵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被誉为“学术的海洋”。然而，这些宝藏的发现并未带来长久的安宁，它们相继被外国探险家劫掠，流失海外，成为中华民族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但正是这份遗憾，催生了“敦煌学”的兴起，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这片古老的土地，共同探索那些被时间尘封的秘密。

而西千佛洞，作为莫高窟的姊妹窟，虽规模较小，却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它位于莫高窟以西，党河北岸的崖壁上，现存19个洞窟，从北魏到元，各个朝代的艺术风格在这里交相辉映。西千佛洞的壁画与塑像，虽历经风雨侵蚀，但仍能从中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北魏晚期第5窟中心柱正面龕内的佛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高超技艺与审美追求。而五代第16窟的十六罗汉残塑，则见证了敦煌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证明了敦煌在中国乃



至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莫高窟与西千佛洞，已不再仅仅是宗教的圣地，它们更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与学者前来探访。在保护与研究并重的前提下，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科学修复等手段，努力让这些古老的艺术瑰宝焕发新的生机。漫步在这些石窟之间，每一块斑驳的壁画，每一尊静默的彩塑，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让人不禁感叹于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激励着后人继续探索、传承与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这座承载着无数梦想与希望的圣地，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一段段关于信仰、艺术与文化的传奇。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历史与现实交织，让人在赞叹之余，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宝藏，期待它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芒。

（本报综合）



考古发现

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战国西戎文化的璀璨明珠

□ 本报记者 罗敬宇

2023年8月，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重点文化献礼项目之一的马家塬车马博物馆开馆，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一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古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墓葬形制，为研究古代西戎文化和秦戎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历经十五载的艰辛探索

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面积约80万平方米。自2001年发现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长达15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现场位于马家塬的山梁农田上，背靠马家塬山梁，左右两侧为地势较高的妥家梁和毛家梁，墓葬分布在山腰的平缓地带当中。

在考古现场，专家们发现了大量齐家文化遗存和战国墓葬。墓葬均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以大型墓葬为中心呈半月形分布。墓葬内均有殉牲现象，以马、牛、羊为主。部分墓葬在地表以马头、牛头进行祭祀。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古代西戎贵族的丧葬习俗，也为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金银璀璨，车辆豪华

马家塬遗址的出土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金银器、玻璃器和玻璃态材质的器

物。这些随葬品不仅装饰精美，而且制作工艺高超，反映了战国晚期西戎贵族的奢华生活和独特的审美趣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中型墓葬中均随葬有装饰精美的车辆，这些车辆形制多样，有圆角长方形车舆的有轨车和圆角形车舆的无轨车、高轼车和圆形车舆的车等。车辆装饰华丽，有的以金、银饰物和珠子进行装饰，有的则髹漆并贴铜饰，展现了当时车辆制造和装饰的高超技艺。

战国晚期西戎文化的珍贵见证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专家们认为马家塬遗址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已知的战国晚期至秦初西戎某首领和贵族的墓地。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战国晚期西戎文化研究的空白，也为我们了解古代西戎与秦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同时，马家塬遗址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工艺技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墓葬均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这一新发现的墓葬形制为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随葬品中的金银器、玻璃器等器物，则为我们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古代西戎文化的神秘面纱，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